

（上接13版）而李白与宗氏结婚时，唐玄宗尚在位上——今上亲自处死的乱臣，其声名显然不会太好，只是，唐人宽厚，未牵涉家人而已。李白似乎并不在意宗楚客的家族声誉，甚至作诗以宗氏的口吻不无炫耀：“妾家三作相，失势去西秦。犹有旧歌管，凄清闻四邻。”

此外，就像与许氏的婚姻一样，与宗氏的婚姻，同样是李白入赘——李白既不以宗楚客狼藉的声名意为，也不因赘婿的低贱为难，可能不仅在于他想借宗家的余荫，更在于他一生中贵族身份的强烈认同与艳羡。这一点，陈寅恪先生曾有论断：“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，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。此二事，一曰婚，二曰宦。凡婚而不娶名家女，与仕而不由清望官，俱为社会所不齿。”

以李白而言，他的宦途晦暗不明，如果再不娶名家女，其社会评价与自我定位更加乏善可陈——尽管他是天下闻名的诗人。但再好的诗人，在皇帝那里，也不过娼优蓄之而已。

与宗氏结婚不久，李白又一次远行——哪怕年过五旬，他仍然好动如青年。他总是离开，总是告别，在他眼中，诗和远方才是人生第一要义。尽管他也曾写过一些怀念妻儿、思念家乡的诗，但他的整个表现却像日本学者笈久美子批评的那样：“李白身为一家户主，或作为一位丈夫，是指望不上、靠不住的；他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、与家庭不相称的人。”

这一次远行，李白抵达了平生去过的最北之地：幽州（今北京）。去幽州的目的，其说有二，都与一个叫何昌浩的人有关。何昌浩曾是一个不第秀才，李白给予过他不少照顾。这一年，何昌浩忽然从幽州捎来一封信。信中，他告诉李白，他不久前到范阳，现在已出任范阳节度使判官。何昌浩认为，李白文武全才，如果愿到边塞，肯定大有用武之地。即便无意入幕，也可边塞一游。

何昌浩的信让李白怦然心动，他不顾宗氏强烈反对，坚持要去幽州。目的之一，李白真的希望如何昌浩所云，建功边塞，曲线达成政治理想。这有他后来写给何昌浩的诗为证：“……盖作济南生，九十诵古文。不然拂剑起，沙漠收奇勋……”；目的之二，幽州等地节度使为安禄山，其时，不少人都意识到这个深受唐玄宗宠信的胡人很可能叛乱，李白想深入他的老巢一探究竟。这，也有他写的诗为证：“……且探虎穴向沙漠，鸣鞭走马凌黄河。耻作易水别，临歧泪滂沱。”

到底哪一个目的才是李白内心的真实想法，除非起李白于地下，恐怕很难判断。我以为，很可能前一个目的是他最初的想法，而后一个目的是到了幽州的所见所闻触动了，由是产生了新想法。

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，粟特人安禄山身兼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，封东平郡王，手握重兵。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唐玄宗对他的绝对信任：曾有不少人提醒唐玄宗安禄山要谋反，唐玄宗要么斥之，要么将其发与安禄山处分。

初到范阳节度使治所幽州，李白受到了何昌浩热情款待。不过，何告诉他，安禄山到首都去了，还要一些日子才回来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在何昌浩的安排下，李白要么寻幽，要么打猎。边防军队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，他甚至开始想象自己的未来：

画角悲海月，征衣卷天霜。  
挥刃斩楼兰，弯弓射贤王。  
单于平一荡，种落自奔亡。  
收功报天子，行歌归咸阳。

总而言之，军营的行伍生活让李白变得更加浪漫，更加富于想象力。想象的核心，和后世词人辛弃疾差不多：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”不过，辛弃疾是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，李白却只是诗人悠远而又漫无边际的想象罢了。

并且，这种浪漫想象也很快遭到了现实的迎头一棒。

这天，有一个年轻人前来拜访李白。这个人姓崔名度。崔度乃是李白故人之子——他的父亲崔国辅，曾任礼部员外郎，与李白和杜甫都有交情。崔度屡试不第，几年前从军，在安禄山手下做一名中下级军官。从李白不久后写给崔度的诗及其他几首诗可以揣测，崔度告诉李白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安禄山即将谋反——这消息天下传闻已久，现在就快坐实了。崔度应该还告诉李白，要他尽早离开是非之地。两人会面不久，崔度就以探亲为名离去。而李白正好接到宗氏家书，他便以妻子生病为名离开幽

# 长风万里

州。在这一时期写就的《北风行》《公无渡河》等诗里，李白感叹大乱将作、兵戈将起，朝廷却无人可以依托：“黄河捧土尚可塞，北风雨雪恨难裁。”

离开幽州后，李白去了长安，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去长安。不过，也有学者认为他只去过两次。去长安的目的，是向朝廷报告安禄山行将谋反，提醒朝廷早做准备。到了长安，一个消息令他瞠目结舌：在这之前，曾有来自幽燕的正义之士到长安揭发安禄山，却几乎无一例外被唐玄宗下令，将其押回幽州，由安禄山处理。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：处死还算有人性的，有人竟然被剥皮。

尽管李白常常为江山社稷担忧，一辈子渴望为君王效力，但在如此是非不分的君王面前，他也只有离开。归根到底，江山是别人的，只有生命才是自己的。

三次离开长安，第一次是失望，第二次是怅然，第三次是绝望。时近暮春，长安城外，李白登高远眺，但见苍榛蔽丘、绿草掩谷，他感叹，凤凰没有栖身之地，乌鸦却呼俦引类。时局如此，唯有穷途一哭：

倚剑登高台，悠悠送春目。  
苍榛蔽层丘，琼草隐深谷。  
凤鸟鸣西海，欲集无珍木。  
鸞斯得所居，蒿下盈万族。  
晋风日已颓，穷途方恻蹙。

南方：

北方黑云压城，李白决定逃往南方，温暖明媚的南方。

老年的李白带着一身疲惫与忧伤来了。我猜测，进入老年后的李白心中的冲动一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他常为到底该选择儒家还是道家而矛盾，到了晚年，现实的无情与酒后的壮烈则成为另一对矛盾。它们纠结于胸，是一些用最烈的酒也无法稀释的块垒。

扬州，这座早年时曾在此散尽千金，留下诸多美好回忆的城市，此刻重又走进那熟悉的长街短巷，已经年过五旬的李白岂能没有一些若隐若现的感伤吗？人类都是感性的动物，而诗人犹胜于常人，感伤简直就是他们的职业病。昔年来扬州，李白风华正茂；今日再临扬州，李白垂垂老矣。昔年来扬州，远大理想像扬州城外浩荡的春风吹拂得人骨头酥麻；今日再临扬州，一切荣华富贵的梦基本全部破碎，如同草间的露珠，日头一照，无影无踪了。昔年来扬州，富家子弟李白腰缠万贯，挥金如土，不到一年的江南之行，竟然花费三十万金；今日再临扬州，贫病无告的李白常常为酒钱发愁……这就是李白的扬州，也是李白的人生。星斗斗转，世事炎凉，纵有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又怎能涤尽满腔忧愁与不合时宜？

两千多年前先民的一首歌谣也曾有过这种昨是而今非的感伤，这种感伤非李白独有，也非中国人独有，它如影随形于人类——只要人类不灭，感伤就是永恒的：

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  
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

幸好，烟花扬州给予李白的，也并非完全是愁苦和感伤，正如一个钱币从空中掷出，不会每次都是背面一样。在扬州，一个叫魏万的年轻人找上门来。魏万又名魏颢，曾经隐居于王屋山下，《全唐诗》收录了他硕果仅存的一首作品《金陵酬李翰林谪仙



北京人艺经典话剧《李白》剧照。

新华社资料片

子》。这是一首长诗，诗中有“长卿慕蔣久，子猷意已深。平生风云人，暗合江海心”之类的句子，它表明魏万乃是李白的读者、崇拜者和追随者，用网络语言说，是超级粉丝。这位超级粉丝追星追得前无古人：为了一睹李白风采，他从河南一路追到山东，再追到江南，终于在扬州找到了李白。

李白对这位年轻的追随者表现得空前友好——与其说是李白奖掖后进，不如说他寂寞的晚年也需要一些荣誉乃至虚荣作为点缀。更何况，在与魏万交往之后，他发现这个年轻人也是一个激情四射的人。老年人在年轻人身上看到自己青春的影子，从而心生怜惜。

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李白不仅认为魏万“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”，还把自己的诗文交给魏万，嘱托由他来编定，这就是李白在世时第一部诗集的由来。两人从扬州一路饮酒，直到金陵分手。分手时，李白认真真地写了一首长诗送给魏万。只是，魏万后来没有以诗而“著大名于天下”，而是以李白最忠实且最早的超级粉丝而为人所知。

安徽南部的泾县一带沟谷幽深，青山绿水中藏着一个个古意盎然的村镇：连绵的山峰带着青翠从天边驰过，清澈的小溪自山中叮咚游来，又叮咚游走，池塘里，几只白鹅在戏水，高大的院墙起起伏伏，古老的门厅里坐着安详的老人……这就是皖南民居构成的村镇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。那是一个仿佛被时光遗忘，从而停滞不前的世界。走进爬满植物藤蔓的长长小巷，让人极其疑心，前面就会走出一个峨冠博带的古人，向我们微笑、打拱，带我们梦回唐朝。

距泾县县城30公里的陈村就是其中一处，或者说是一个代表也行。这座古名南阳的镇子，保存有完整的皖南古民居群，其中明清建筑就多达七百余处。

陈村的光荣足以让它赢得名声和目光，但与它境内的另一个地方相比，诗书传家的陈村也稍逊风骚。那就是桃花潭。

全国以桃花命名的小地方，诸如桃花源、桃花山、桃花泉、桃花溪、桃花潭……实在不可计数，但要从中选一个最深入人心的，我以为非泾县桃花潭莫属。

这是一个小学生们都熟知的地方。翻开小学语文课本，我们会找到那首题为《赠汪伦》的李白诗作，它是如此简单而又饱含深情——

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

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

地方史料说，汪伦是泾县的一个财主，也是饱读诗书的名士。和魏万对李白的敬仰一样，汪伦也想结识李白。为此，他给李白写了一封信，信上说：“先生好游乎？此地有十里桃花。先生好饮乎？此地有万家酒店。”——看来汪伦对李白的性情摸得十分清楚，天底下大概再也没有比他更爱出游、更爱喝酒的人了，其他一概不谈，只以美景和美酒来诱惑他就足够。

十里桃花、万家酒店果然吸引了李白，他乘兴前往泾县。等到和汪伦见了面，汪伦告诉他，“桃花者，潭水名也，并无桃花；万家者，店主人姓万也，并无万家酒店。”这种情形有点同欺瞒，只是骗得很优雅。李白很配合地没有恼怒，他已经从汪伦的“欺瞒”中读出了人世间难得的一

种境界，那种境界也是他毕生一以贯之的，就是真性情。

是的，李白是一个真性情的人，一个真性情的诗人和男人。率真洒脱，挥洒自如，在大唐那个充满阳刚与自信的时代，李白是一个代表——他代表了一种人格，一种人生和命运的进行时。

青弋江是长江下游的一条支流，全长不到300公里，发源于黄山北麓，一路北流，在芜湖注入长江。青弋江流经的几个县市，泾县即其一。桃花潭，就在泾县境内。

泾县县城西南40公里的青弋江江段，水面平静，江水幽深，就是人们所说的桃花潭。也就是说，桃花潭并不是孤立的深潭，而是青弋江的一段。

桃花潭一带，多为低山和丘陵。行走潭边，远处是青黛的山峦，时常有浓重的烟岚像白色的薄纱一样缠在山腰。近处是一年四季碧翠的树林，江阔云低，静水深流。

桃花潭边的万村，几条古旧的老街，保存完整的民居历经沧桑，却依然是旧时模样。村子里，书院、会馆、宗祠一应俱全。最妙的是，汪伦曾向李白夸口的万家酒馆也被复制出来——它选址在一座老房子里，粉壁斑驳，马头墙缝里挤出不少青草，在风中轻摇。

位于万村西面的青弋江滨，传说就是当年李白乘舟远去时汪伦踏歌相送的地方。为了给这一流传千古的文坛佳话留一个纪念实体，明朝时，修建了踏歌岸阁。阁楼几经兴废，至今犹在。登阁远眺，桃花潭在村庄和山峦的护送下缓缓北上，继续它的征程。

自晋朝以来，桃花潭所在的泾县便属于它东北面的宣城管辖。从桃花潭到宣城不足一百公里，沿途都是青山绿水，茂林修竹，村落人家，如一首婉约的绝句，虽无振聋发聩之音，却有耳目一新之感。

如果不是安史之乱，很有可能，李白会在宣城及周边停留得更久——很明显，他喜爱这个山不高而秀、水不深而幽的地方。自然风景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这里还有像汪伦这样的铁粉，以及他本人的偶像。

李白的偶像在宣城留下了一座楼——准确地说，是楼的遗址；然后，后人在遗址所在地，用不断地重建来抵挡时光的销蚀和兵火的摧毁。

楼并不高，只有上下两层，位于宣城市区一座略微突起的小山上。在李白来到宣城之前两百多年，李白的偶像做过宣城太守，世称谢宣城。他的名字叫谢朓。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山水诗人之一，他与其本家谢灵运并称大小谢，谢灵运是大谢，他是小谢。

53岁那年，李白第一次前往宣城，并在谢朓做太守时建的楼上与族叔李华共饮。饮酒而有诗，对诗人来说，是水到渠成的事。李白在诗里感叹光阴疾速，“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”，断言“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”——世事就是这么荒谬，就像有人说的那样：云儿想做一只鸟，鸟儿想做一朵云。历史上，不少达官显贵希望做文人，而一流的文人李白却想出将入相。站在53岁的人生高处，酒后的李白满腹怀才不遇的幽怨。不过，他仍然没有忘记表扬自己的偶像：“蓬萊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。”

从大的向度说，天下名山有名的原因，不外乎两种：一种来自其天赋的自然形态，比如特别高或特别险，或是其他地理方面的特别之处。比如珠峰，全球最高；比如梅里雪山，特

别险要，难以攀登。另一种来自后天的人文加持，比如佛教之于五台山，道教之于武当山。

敬亭山属于后一种。不过，这座海拔只有三百多米的小山（与西部的极高山峰相比，还不如其零头），之所以跻身天下名山行列，不是因为宗教，而是因为诗歌。

说敬亭山是诗歌之山，一点不算夸张。除了李白的偶像谢朓外，为敬亭山写过诗的还有王维、孟浩然、白居易、杜牧、韩愈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韦应物、陆龟蒙、苏东坡和梅尧臣等。

当然，所有关于敬亭山的诗作中，最广为人知的无疑出自李白之手。这首只有20个字的五绝，谁都读得懂，谁都可能读出不同的滋味：

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  
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

曲终：

### 大鹏飞兮振八裔 中天摧兮力不济

出于对宣城的热爱，李白在初到宣城之后两年，也就是55岁时，又经金陵而来。如果不是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，很可能，李白会一直生活在宣城——和来往的官员、文人喝酒、游游山、写写诗，顺便在诗里发发牢骚，感叹襟抱未开。但是，安史之乱爆发了，唐朝也由盛转衰，由治而乱。

李白也蹬了毕生最令人错愕的一趟浑水。

安禄山的叛军自幽州南下，一路摧枯拉朽，洛阳和长安两大都城先后陷落，唐玄宗仓皇逃往李白的老家四川。李白也深知宣城不可再居，他先在杭州暂住了几个月，复觉杭州亦不安全，于是一路向西，避乱于长江之滨的庐山。

庐山也是李白的旧游之地。首次到庐山时他才25岁，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壮游。他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震惊，留下了妇孺皆知的《望庐山瀑布》。人生易老，转眼之间，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已是白发萧疏的垂垂老者。

庐山属于山崖陡峭的断层山，如果从足够高的高空鸟瞰，你会发现，庐山呈椭圆形，近两百座大大小小的山峰，构成了长约25公里、宽约10公里的山体。五老峰位于庐山东南部，山的顶部被垭口所断，分成了五座相连的山峰，远远望去，像五个席地而坐的老人，人们形象地把它命名为五老峰。年轻时游庐山，李白既为瀑布写诗，也为五老峰流连。诗中，他表示希望结庐五老峰：“九江秀色可揽结，吾将此地巢云松。”可以肯定地说，一个渴望辅佐君王、志在天下的青年，在诗里表示要归隐，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。只是，那时的李白恐怕万万没想到，30年后，他真的将在一事无成中隐居到庐山的云松下。——根据李白的诗可知，他的隐居之地在五老峰下的屏风叠。

然而，隐居才几个月，一个叫韦子春的人三次带着厚礼来到李白草堂。他代表韦宗的儿子永王李璘，邀请李白下山入幕。

如同上一次李白要去幽州一样，这一次，宗氏仍然坚决反对。这个妇道人家家看时局的眼光，远远高过李白。

此前，唐玄宗逃往蜀中时，自知无力平叛，于是令太子李亨留下。李亨到达灵武后，即皇帝位，遥尊玄宗为太上皇。这是天宝十五年（公元756年）七月十三的事。时过三天——玄宗应该还不知道李亨已即位，采纳房琯的建议，实行诸王分镇——事实证明，这是一个导致皇室内乱的傻主意。

诸王分镇的具体操作方法是，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，领朔方、河东、河北、平卢节度都使，南取长安、洛阳；永王李璘充山南东道、岭南、黔中、江南西道节度都使；盛王李琦充广陵大都督，领江淮东路及淮南、河南等路节度都使；丰王李珣充武威都督，仍领河西、陇右、安西、北庭等路节度都使。四王之中，太子李亨军在北方统兵，而盛王和丰王并不出阁，只是遥领，事实上真正外放的，只有永王李璘。并且，唐玄宗授予他自行辟置官属、筹措粮草的特权，这就给了永王偷窥神器的机会。

《资治通鉴》称：“璘领四道节度都使，镇江陵。时江、淮租赋山积于江陵，璘召募勇士数万人，日费巨万。璘生长深宫，不更人事……以为今天下大乱，淮南方富实，璘握四道兵，封疆数千里，坐拥金陵，保有江表，如东晋故事。”

永王欲分裂天下，划江而治，不得人心，其时大多数人皆已看出来，并采取避而远之的不合作。如江陵长史李岷见永王不遵从唐肃宗要求他归

觐于蜀的指令，知其早晚必有大祸，立即称疾辞职赴行在。又如与李白同为“竹溪六逸”的孔巢父，当永王拥兵东进并礼请他入幕时，婉言谢绝。

令人纳闷的是，聪慧过人的李白却在众人避之不及的情况下，欣然接受了永王礼聘，成为唯一一位替永王站台的“全国知名”人物。这不能完全用政治上幼稚来解释——他再没有政治智慧，毕竟多年来与无数王公将相甚至皇帝打过交道，耳濡目染，所历所经，恐怕非孔巢父所能比。甚至，就连他的夫人宗氏也看出其间风险，并力阻他下山，他却欢天喜地下了庐山投入永王幕中，并写诗歌颂永王：“我王楼舰轻秦汉，却似文皇欲渡辽。”

很显然，这仅仅因为渴求政治出路，一生都在下意识扮演管仲、乐毅、诸葛亮的李白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，尤其是此时的他已年过半百，年华所余无几，政治抱负却完全没有施展。现在，永王派部下三顾茅庐，他自觉不可多得的机会已然来临，因之踌躇满志，进而以谢安居自居：“安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静胡沙。”

后来的结果广为人知：至德元年（公元756年）腊月，永王率军顺江而下，不到两个月就兵败丹阳并身死。至于踌躇满志的李白，也因投身永王而下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负责平定永王叛乱的唐政府主要官员，便是当年与李白和杜甫一起豪饮壮游的高适。李白下狱后，托人把一首诗送交高适，希望他出手相救。李白的妻子宗氏，也出面去找高适。但是，高适既没有回李白的诗，也没有见宗氏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，后来杜甫流落蜀中，同在蜀中的高适给予杜甫不少照顾。

旧友对李白的呼救不置一词，验证了杜甫在诗里道出的李白在永王兵败后面临的险境：“世人皆欲杀”——的确，刚刚承受了安史之乱痛苦的人们，对永王企图割据的反叛行为深恶痛绝，而李白作为当时最著名的诗人，竟然追随永王，并为他鼓吹，自然罪该万死——只有敦厚的杜甫才会怜其才而担心他遭遇不测。

幸好，在宋若思和崔涣等人的帮助下，李白的性命总算保住了，最终的处理是流放夜郎。更幸运的是，因为遍及天下的诗名，他长达一年的从浔阳前往夜郎的流放之路，竟相当于边走边游的自助旅行，沿途照例有朋友或粉丝为他置酒设宴。一年后，他走到奉节，朝廷大赦令传来。于是乎，他立即买舟东下，在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喜悦中获得自由。东下之后，李白由江夏而至岳州，浮沅湘，游武陵——与此同时，一直为李白担忧的杜甫正在经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：“奈何迫物累，一岁四行役。”他由洛阳而华州，由华州而秦州，由秦州而同谷，由同谷而成都。最绝望时，全家庭面临冻饿之虞，不得不在风雪天里跟随一个养猴子的老人上山挖黄精糊口。

温暖的南方，山明水丽，劫后余生的李白享受着美酒与美景的安慰。三年后，像一只躲在僻静处舔好了伤口的猛兽，年过六旬的李白又一次（也是最后一次）希望在政治上崛起：李白想去投奔李光弼——李是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人物，以功进封临淮郡王。不想，走到半路，年事已高的李白病了。他只好悻悻而返，经金陵而至当涂。当涂是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县，今天属于马鞍山，唐代属宣城。李白的族叔李阳冰是当涂县令，他成为暮年李白的主要依靠对象。有了族叔，至少衣食无忧。

在当涂，李白病重时，向李阳冰交代后事，并将草稿托付给他，希望他在自己去世后编定诗集并作序。李阳冰一一应允。

次年春，李白的病神奇地好转了一些——其其实就是回光返照。他最后一次出游，目的地是当涂南边的宣城。在宣城起伏的山峦间，他又一次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杜鹃花。春阳下灿烂的杜鹃花，让他想起了与它同名的鸟儿，也想起了故乡四川。

杜鹃花转瞬即逝，如同春天眨眼而过。63岁的李白走到了人生尽头。

唐代宗广德元年（公元763年），安史之乱终于画上了句号，吐蕃却侵入长安，即位不久的唐代宗只得逃往陕州。

（下转15版）